

范蠡与西施

• 雁翼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电影小说集



范蠡与西施

雁翼 著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范蠡与西施

雁 翼 著

责任编辑：弘 征

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*

1985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198,000 印张：10.125 印数：1—70,200

统一书号：10109·1988 定价：(平装)1.15元 (简装)1.45元

目

录

范蠡与西施	1
越王与剑女	73
洁白的雪野	133
在没有路的地方	185
寒冷的黎明	241
后 记	317

范蠡与西施

有情的历史粗心了，没有记下二千四百一十六年前的某一天，吴王夫差精心建造的姑苏台被烧的具体情节。也许是战胜者越王勾践的军队放的火，也许是战败者吴王夫差的军队放的火，但有人说是西施放的火。这都是推测和传说，不去管它吧。可以肯定的是姑苏台是燃烧了，而且，那火势很大。紫红色的火焰被浓黑色的烟卷裹着，打着旋向天空升腾，象是一股怒气。而有的烟柱被风压迫着，无力升上天去，在地面滚涌、旋转，淹没着白的茉莉、红的杜鹃、紫的月季、蓝的野菊。

一辆高轮子的木制轿车，被两匹白马拖着，从升腾、滚涌、旋转着的烟火里冲出来，象是从云端降临。车的两边，奔跑着两队披甲持刀的武士。

这是一辆春秋时代的轿车，高高的木制轮子上，架着一个拱形的木箱子一样的东西，粗糙而古朴。但轿车的门幔却异常华丽。那么，轿车里坐的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跑得那样急迫？又为什么被两队越国的武士保护着？

似乎，路旁的花草也在询问，惊异地摇晃着枝叶张望。

似乎，天上的飞鸟也在打听，拍着翅膀追随着高车。

似乎，路边的垂柳也在思忖，悠悠地摇着长发低声私语。

白马在跃蹄，车轮在旋转，武士在奔跑。

马的蹄，车的轮，人的脚踏过滚涌的烟。

武士们喘着粗气，满头热汗。

那么，轿车里坐的究竟是谁？

突然，两匹枣红马迎面奔来。

高车嘎然停止。

枣红马上跳下两个越国武士——武士甲夫桑和武士乙耕海，两个都是武艺高强的人。夫桑长得粗壮，耕海长得细而高。他们显然刚从战场上下来，衣服破烂而有血迹。面色疲倦的武士乙耕海双手举着一卷朱红色绢纸站在车前，垂首高呼：

“越王圣旨！”

轿车的门幔高挑，里面坐着的竟是一位动人魂魄的绝世美女——西施。她跪了起来，伸出玉手，惊喜的接过圣旨，展开，匆匆看了一眼。脸上的惊喜消失了，变成疑虑，又变成悲凄。她手抚胸口，垂下了头。

西施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。可以说是外传；因为，历史文字里，吴王夫差失败后的西施的事迹，就记叙的不多了，而太湖渔民中间的传说，却丰富多彩。

一

付出了许许多多的牺牲，终于打败了吴王夫差。越国胜利了，到处是一片欢呼歌舞。运河里水欢鱼跃；岸上蝶舞蜂吟；天上喜雀欢唱；地上老人喜、妇女笑、孩子跳，喜泪伴着歌声淌。

山河共呼着胜利，诵颂着越王勾践。

欢歌声中有一辆朱红色高轮小轿车，被四匹黑马拉着，在运河岸大道上奔驰。两队武士和一些近臣骑着马，在高车

的前后左右拥卫着。显然，他们是从战场上归来，衣服破烂而面有倦色。那四匹黑马也似乎疲倦了，虽在奔跑，蹄子却沉重。

轿车里的勾践虽然打败了吴国夫差，却并没有感到胜利的满足。他脸上没有任何喜色的靠在虎皮垫上，微闭着眼睛，不知道是睡眠还是沉思。突然一声马的长啸使勾践睁开了眼睛，但眼前晃动的是那只苦胆——那只伴了他许多年月的苦胆。在以前，他每见吊在面前的苦胆，总是眉毛挑动，止住心里的邪念的。而现在，他却不耐烦抽出腰里的短剑，扬手砍断了吊线，用剑挑着，象是甩掉一只死老鼠一样，把苦胆甩到了车窗外。

众武士和近臣望见甩出的苦胆，吃惊的勒住了坐骑。望望苦胆又望望轿车。

恰在这时，武士甲夫桑和武士乙耕海归来复命，他们跳下马，跪在了地上：“报大王，西施在回宫路上！”

高车里的勾践挑开了门幔，望着车下，但在他的视觉里并不是下跪的武士，而是挥袖旋舞的西施。他脸上露出了微笑，向一个近臣招了招手。

近臣跳下马跪在车前。

勾践放下门幔，只有他的声音：“你快马回宫准备大宴！”

近臣还没有站起，又传出勾践的命令：“传文武有功之人，进宫赴宴！”说罢，车门里豪笑声陡起，惊得四匹黑马扬蹄速驰。幸亏武士甲乙躲得快，没有被马踩倒，但那位跪

着的近臣却被高大的车轮碰躺在地上。说来也巧，他的脸恰恰贴在了那枚苦胆上，他挣扎坐起，拾起苦胆，心惊肉跳的望着。

武士甲去扶那位近臣。而近臣忙把苦胆揣进怀里，爬上马狠狠打了一鞭，追赶朱红轿车而去。

朱红色轿车在一片欢歌声中奔驰。

二

大地、山河在欢呼。

然而，夺取这场伟大胜利最有功劳的范蠡大夫，脸上却没有一丝喜色。他站在一座小丘岭上，依着树，胸前抱着头盔，身穿战甲，腰佩战剑。络腮胡须长而乱，深思的望着山丘下胜利归来的兵士。

兵士们欢唱着，疲倦的迈脚步，身上的麻布衣脏而破。

范蠡没有表情的脸上，嵌着一双井一样溢满了水的眼睛，里面是喜？是忧？或者两者都有。

远远地传来了呼唤声：“越王请范大夫进宫赴宴喽！”

范蠡眼里忧郁的光消失了。变成一脸严肃，抬头望向呼唤的人。

呼唤的人名叫陶勇，是范蠡大夫的仆人。他骑着一匹青马，在兵士群里奔跑着，呼唤着，声音是那样欢乐而自豪：

“为贺胜利，越王请范大夫进宫赴宴喽！”

兵士们欢呼了起来。

范蠡脸上浮现几丝苦笑，他戴上头盔，走下山头，翻身跳上战马，在欢呼声中奔驰而去。

陶勇欢笑着，紧紧跟随范蠡。

三

欢呼声变成了强忍的啼泣声。

西施忍泣在洗澡。乌云般的长发，披在她如玉的肩上，也遮掩着她的泪脸。她伸出双手，把长发拢在一起，露出如愁月般的面容。

大珠二珠走来，把淡红色的轻纱披在西施的肩上。然后，扶西施走出水盆，坐在锦垫上。

大珠：“还洗吗？”

“洗。”

“洗了六盆水了。”

“还要洗六盆水。”

大珠二珠把水盆抬走。

西施自语：“跳进太湖，也洗不净身上的吴宫污垢呀！”

一片雾一样的热气遮住了西施。大珠二珠抬进一盆热水。

二珠：“要对点凉水才行。”

西施：“不用。”

“水太热了。”

“水热正好出汗。”

“你的身体太虚，不行。”

“我要把体内的污垢也洗出来。”

西施被扶进水盆。雾一样的热气立即把西施的玉体笼罩。

雾里的声音：“我多么想……把血也换一换呀。”

大珠：“施姑娘，越国胜了，你应当高兴才是。”

“范大夫来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仲妈找去了。”

雾里的声音：“你们姐妹俩，都长大了，也该回家看看爹妈了。”

大珠二珠：“施姑娘待我们这样好，舍不得离开你呀。”二人也流起泪来。

“吴国败了，越国胜了，你们应当回家去，快去准备准备吧。”

大珠二珠抹着泪退出屋去。

雾一样的热气里，渐渐现出西施呆痴的眼睛。那眼睛，电影镜头一般，剪接着西施的回忆：

……家乡的桑田里，十五岁的西施在采桑叶。

田坎边，范蠡吹着长箫，佩着弓箭走来。身边跟着一双白鹤。

西施欣喜的听着。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不时的望向范蠡。

突然一条毒蛇向着西施扑来。

西施丢掉桑篮，惊呼着奔逃。

一箭飞去，正中毒蛇的头。两只白鹤扑上去狂咬毒蛇。
西施倒在范蠡怀里，昏了过去。

范蠡抱着西施向竹屋草房——西施的家……

西施呆痴的眼睛，在雾一般的热气里又现，而且涌出了
泪。

四

陶勇哈哈大笑，挥鞭打马紧跟在范蠡身后。

范蠡驱马奔走，耳畔响着欢呼声。但他的视觉里却晃动着西施痛苦的面影……

……西施就要离开越国忍恨去吴宫了，她痛苦的眼睛注视着范蠡痛苦的眼睛。

两双眼睛对视着，等待着，渴盼着。

终于，范蠡低下了头，坐在锦垫上，忍泪抚琴。

西施仍注视着范蠡：“为我……送别？”

范蠡仰起了悲怆的脸，但闭上了含泪的眼睛，低哑地歌唱着：

君为越国走兮，
我为越国留。
此恨唯君知兮，
月圆在心头。

西施跪下了，扬袖掩面而泣：

君为越国留兮，
我为越国走。

人走心留下兮，

伴君忧与愁。

西施歌罢，拜了两拜站起来走了。

范蠡仍在闭目抚琴，琴声如瀑布跳崖。

琴声变成了急骤的马蹄声。

范蠡睁开泪眼，但已不见西施身影……

两匹战马狂奔着。

范蠡满脸老泪。

陶勇仍哈哈大笑。

范蠡猛力勒住了马缰！

战马跃蹄而立。

范蠡伏身马背。

战马长嘶一声，跳过了小河。

范蠡猛然摘下头盔丢去，摘下战剑丢去，脱下战甲丢去！

陶勇脸上的笑陡然变成惊慌，望着范蠡：“你……不进宫赴宴了？”

范蠡打马狂奔。

陶勇不解的跟着。

五

院里，凉亭旁。

一堆火燃烧着。

西施肩披长发，身裹轻纱，站在火堆旁烧东西。她脸上

毫无表情，把一件又一件在吴宫里穿的衣裙、鞋袜投进火里。

火越烧越旺。

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妇女——仲妈，急匆匆走来。

西施忙问：“找到了范大夫了吗？”

“他没有进宫赴宴。”

西施不解地：“还没有从战场上回来？”

仲妈摇头，似有心事不忍告诉西施，转身要走，西施问：“见到文种大夫了吗？”

仲妈：“见到了，他问起你，说要来看望你。”

西施：“我爹妈生病，是他亲自送药请医，那恩，我还没有报哩。”

大珠抱一抱衣服和一个手饰匣子走来。

西施接过来，把衣服又一件接一件的投进了火里。然后，打开匣子，拿出项链、佩玉、头饰、玉环、玉镯、铜镜向火里投去。

仲妈：“都烧了？”

西施长叹一声：“要是把那段羞耻的日月，也能投进火里烧了，该多么好！”

仲妈也叹息了。

西施：“我不该出来的，和姑苏台一起烧毁，倒也干净。”

仲妈：“不要多想了吧。打败吴国，你是为越国立了大功的。”

西施无言相对。

仲妈：“越王就要请你进宫受奖了。”

西施直直地望着仲妈。

仲妈胆怯了，低下了头。

西施：“你还听说了什么？”

仲妈：“有人说，越王很喜欢你，想把你……”

西施凄然一笑，又望向了火。火光里，闪现出越王勾践的面影，那面影里的一双眼神变幻着：

诚实的眼睛——勾践初见西施时的眼睛。

喜悦的眼睛——西施去吴国前拜别时看到的眼睛。

色眯眯的眼睛——夫差死后，勾践又见西施时的眼睛。

狼一样贪馋的眼睛——勾践离开西施时回头望的眼睛。

突然，画面外传来了喊声：“越王圣旨，请西施姑娘进宫！”

西施浑身打了一个寒颤：“大珠，你去告诉他，说我正在洗澡，不洗完十二盆水，不洗干净吴宫的污垢，我是决不进宫的！”说罢，她抚胸走进屋里。

六

一缕夕阳照着小窗。窗里，西施已经变成采桑女，一身越国农家的打扮，连发式也是她惊倒范蠡怀里的模样。她伏案弹着琴，低而沉。

仲妈走进来，惊喜地望着：“一身粗布衣，比穿绸披纱还美丽。”

西施怅惘地：“原是农家女，应穿农家衣。真的总比假的好。”

“你就这样进宫？”

西施停止了弹琴，仰脸望着仲妈：“我恨，我恨我自己，为什么要长成这样的皮肉！”

仲妈似乎预感到了什么，弯身望着西施。

西施站起来，沉思地走动。

仲妈：“宫里正在大宴。听说，越王正在奖赏有功之臣。”

西施：“越王奖我什么呢？”

“至少，该封你一个女大夫。”

西施哀伤地摇头：“他并不看重我的功劳，而是看重我的颜色。”

仲妈悲伤地点着头。

西施眼前又闪现勾践狼一样贪馋的眼睛。

仲妈：“不进宫？”

西施望一眼墙上挂的短剑：“爹娘给了我净洁之身，我要还给爹娘。”

仲妈流泪了：“女人都命苦。”

西施推窗望霞自语：“范大夫，你怎么还不来呢？”她转回了身：“仲妈，我们相处这么多年，我是把你当成亲娘看待的……”

仲妈扶住西施，“你的心事，我明白了。”

西施伏在仲妈肩上哭泣：“这世间，我没有什么好留恋